

憶關志明

谷偉明

記得初次認識關志明時是在中一信班時，當時我因為註冊時弄錯了班別而與他同班了一星期。中四時他是化學老師“壽輝”的愛將。中五、六時因與我同班，所以感情最好，他寫得一手好字，並曾指導我寫字的方法，我在同學錄相片旁的小傳，也是他的傑作。中六時他決定到台灣讀醫，多少是受到我的影響。

到台灣後，因為他在僑大先修班讀了一年，而我則進了台大，所以少了見面。一年後，他進入台大，又因為科系級別與我不同更少聯絡，只知道他後來成了虔誠的基督徒。在我離開台灣回港時，他剛好畢業並說會進入台灣榮民總醫院工作。我回港後的數年都沒有與他聯絡，後來從鄧貴端口中得知他患了白血病（聽說可能與他曾在放射線科工作有關），當年本來打算回台灣探望他，但未出發前，得知他已去世，無緣見最後一面，不勝歎息。

我覺得十分慚愧，要寫一個廿多年前的知己，但搜索枯腸，發覺可寫出來的實在不多，只好把我知道的都寫出來。

廣播道上的凝鏡

林惟良

一個充滿朝氣及自信的小伙子，挺胸收腹，擺好陣勢，好一副頂天立地的氣概——相片是他75年從台灣寄來美國給我的，相片背後還付上幾行簡潔的敘述及俊朗的簽名。他還問我能否從那班在金山露營區郊遊的同學中把他認出來？

怎可能認不出來？就是當年從中一至中六的往事，也隨著從舊相簿中發現的這幀相片，真實而清晰地，一幕一幕的浮現腦海……

大概因為大家都是外來生，經升中試被派到培正去，黃正坤、谷偉明、關志明和我不經意的便成為頗投契的一個組合。雖然我從沒有被排擠或歧視的感覺，但在初中的早段日子裡，總感到與培正小學直升中學的一群有種不明所以的隔膜。在無親無故的情況下，我們這幾個外來的蠢小子，有意無意中竟發展出一種「彼此關照」及「不要被人看扁」的傻氣。論成績，黃、谷、關三位都穩佔班上前列位置，我就僅能偶有佳作而已。可是在課文研習及課餘活動方面，我們四人也能做到互助互勉、有商有量的地步。也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氣氛下，使本來忐忑不安的我，慢慢地溶入紅藍園地的大家庭，一步一

輕鬆地把徬徨無措，轉化為積極投入和滿懷自信；好同學及好朋友的圈子也日漸擴闊。

環顧中學時期所結交的朋友中，關志明要算是我比較投緣的其中一位。三十多年後的現在，回想起來，他似乎也是我其中的一個假想敵。為甚麼會「化友為敵」？一時間，自己也給弄得糊塗起來；在當時，也就更加不明所以。相信用「溫柔敦厚」來形容關志明，大概沒有太多人會反對，他待人接物既友善又誠懇，不亢不卑。他不是沒有立場及主見，但卻絕少會跟人吵得面紅耳赤。他有優異的成績，卻從不自滿；相反，往往樂於向虛心求教的「困難戶」伸出援手，毫不自私傲慢。更難得的是我從沒聽過一句有關他的閒話，亦不曾從他口中聽到他說其他同學的不是。這樣上乘的修養和品格，絕非一般十四五歲小伙子修練得來。有如此這般的人作為好朋友，夫復何求?! 既然是好朋友，怎麼會變成假想敵？問題也許出在我自己身上，但深想一下，我還是要怪罪他！

怪罪他既得同學的好感，更獲師長的歡心。很清楚記得中二那年的地理課是林淑惠老師帶的，我明明把那大白齒形的澳洲地圖劃得似模似樣嘛，但關志明的得分就是比我高。而自忖在古容軒老師麾下的生物科學生中，自己也該算是佼佼者，後來方知道關志明才是古老師的愛將，要不然，他生

物科拿的A爲甚麼會比我還多?!

就這麼一套既自負又不肯服輸的簡單理據，使我不知不覺間把關志明當成其中一個要戰勝的「假想敵」來。到後來，年事漸長，眼界漸闊，這種「假想敵」的觀念才慢慢消滅。再到高中以後，自愧天份沒有梁宗岳高，勤奮又遠不如黃柏翀，成績更被馮國華遠遠拋離，方才悟出「一山還有一山高」及「人比人比死人」的道理。從此不再逞強，惟「盡人事、聽天命」爲之！

說實在話，當年能得關志明作爲既友亦敵的同學，實在是一種幸福。一來，他只管發揮自己做好朋友的好處，卻從不知我把他當作「假想敵」；二來，有他的存在才激發我保持作戰狀態的心理。儘管我當年就是怎麼努力要把他比下去也不見得成功，可不經意地，竟在中一至中三的學年裡，多次晉身優異生行列。志明於我，功勞非淺也！還記得有一次，與他合成一組到「兵頭花園」採樹葉標本。在不斷的上山落傾、攀高彎身的走動後，兩小時下來，我已累得恨不得「草草收場」，可他仍是興緻勃勃的探頭伸手，就是要多摘一兩塊「罕有而珍貴」的葉子。當時我心裡確是有點惱他，後來派回一個A級成績，才曉得將「多餘」的感覺改爲「多謝」！

其實，要感謝的，不單是他帶挈的A級成績，還有從以身作則所領悟到

的人生態度 —— 積極投入，一絲不苟！

如果您仍幸運地保存著中學畢業時的記念冊，又記得關志明是您曾經邀請留言的同學，請把記念冊拿出來。您會發現原來他是以剛柔並重的小楷，在我們仍依依不捨的年頭，以進取及正面的語調，勉勵著大家積極面對生命的挑戰！

假如您的記念冊可惜地已丟失了，又或者沒有他的留言，也不打緊，只要有心，也許仍可在培正校園裡找到他的筆跡。仍記得古容軒老師當年「欽點」了幾位同學負責為校內的樹木標上中英文的學名及俗名膠牌，關志明就是工作組的中堅份子。如果那些牌子可以頂著風吹雨打三十年的話，您不難找到志明在那些小白咭紙上工整而秀麗的字跡。

學業成績優異，不見得就是書獃子，在大夥兒的活動裡，關志明也是積極投入的。無論是班社旅行、運動會、小組遠足、騎單車或游泳，他都熱愛參與。有一年暑假，他知我忙於做暑期工幫補家計，便在一個週末，帶同弟弟約我去九龍仔泳池嬉水。還記得我當時笨手笨腳地以「狗仔式」在深不過頭的淺水區撥動身軀之時，他已和弟弟來回整個標準池，以蛙、背及自由式暢泳。我當下也奇怪他那裡來的時間可以練就這些泳姿？不是都把時間用在課本

上的嗎？又有一次，我們一夥兒要挑戰自己的膽色及能力，決定作一次單車遠足，就從大埔火車站租車出發，經粉嶺、上水及元朗兜一圈回大埔。論當時郊區的情況，路窄車多，還不時有牛群出現，路旁又有小販擺設的攤檔，再加上路邊錯落地種著大小不一的樹木，要以毫無安全裝備及從車檔順手租來半殘半舊的單車來冒險犯難，確也夠驚險刺激。但那一次卻全難不倒關志明。當我完成行程，暗抹冷汗之時，他已在興高彩烈地和吳景唐、張志力及李國安商議下一輪更具難度的挑戰！

就這樣無風無浪不知不覺地，我們跨過了中學的階段，也建立了彼此的友誼。到了快要驪歌高唱之際，關志明原來仍影響著我。

話說當年培正以中文中學之身，縱能培育出不少優秀學生，礙於學制所限，我等培正弟子如欲行醫濟世而考入港大醫學院，可謂癡心妄想！惟有都轉往台灣唸醫科去。我的友朋之中，也有幾位就以此為終極目標。我竟也趁著熱鬧與關志明一起走到大同中學考「台灣大專聯招試」。結果，有備而戰的幾位同學，包括谷偉明、莊志芳、鄧貴端、袁漢良及關志明都考上台大或僑大先修班；我倒算是意外地在毫無準備之下，被台師大免收學費編入生物系。後來在與家人商量下，決定放棄這個機會，否則，我與關志明的路，也許還會多走幾程。

自此，關志明在台大唸醫科及生活的情況，我只能從僅有的幾封書信中略知一二。文首所提及的相片，也是僅存的彩照。及後，知道他開始行醫濟世，并娶得台籍賢內助，也曾替他高興。當時，我已從美國回港，在「TVB」做「歡樂今宵」的助導，彼此已都失去聯絡。

幾年後，在偶然的機會下，竟又給我在廣播道上碰上他。彼此因為都趕時間，只拉扯談了幾分鐘。原來他久不久也會回港探望住在廣播道的家人。當時見他雖有點倦容，但眉宇間仍流露著充滿信念的神采，兼且添了幾分穩重。本來在道別前都把彼此的電話交換好的，準備他回台灣前好好敘舊一番。只可惜到找著空檔想給他約時間，他已回台去了。再有電話來時，竟是幾年後的事，而且是有關他的壞消息！是鄧貴端以沉鬱的聲線，從電話線的另一端傳來他在台病逝的噩耗！我的腦袋當下就楞住了，立時浮現出那次廣播道上偶遇時所溶化成的一組凝鏡。卻原來那次的話別，就是我倆塵緣的終結。

這組凝鏡，還時不時在我腦際隱現！它使我憶起中學時代其中一位最好的朋友，也提醒著我「積極面對人生」和「珍惜眼前人」！

志明，感謝您使我深切明白到：生命的意義不在乎長短，而在乎它所發的光和熱能照亮和溫潤幾許心田！